

世界争议文学

SHI JIE ZHENG YI WEN XUE



缩影 红木

Suo Ying Hong Mu



德田秋声(日)/鲍里斯·皮利尼亚克(前苏联)◎著

严喜来/刘丽◎译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争议文学/修平主编.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6
ISBN 7-80723-132-7

I. 世… II. 修…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世界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3614 号

世界争议文学 (缩影 红木)

主 编: 修 平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4800 千字

印 张: 285

版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723-132-7/I·37

定 价: 1168.00 元(全 40 册)

第一章 篱 下

1

晚饭时，资生堂中，象平常一样上下客满。

银子和君平坐在楼门厅角落的长沙发上等了一会，就从里进右手的临窗处找到了空位，依照银子的喜爱，点了两个上等菜。浅草一带的大众化饭馆，君平是早在跟银子初交时就经常去的地方——如再追溯到以前，当他开始过潦倒生活的时候，也常常被舞友们邀请到小胡里的下层游乐区，走进那些炸猪排店、和炖馆或小吃店吃喝，要到深夜才散。后来，在看完电影后回家时，银子要他到那门口摆着样菜的馆子吃饭，更已习以为常，不会感到什么不自在，相反的，当在那大众化的气氛里呼吸时，倒感到愉快异常。这种行径，发自对于岳家的反感——可以说，是一种自暴自弃的表现。他一心想借此忘掉生活上的破绽。

但是，久经风霜的银子，现在过的比较舒适。有时，她邀君平去看过电影的归途中，也可以顺便走进较大的馆子让他饱饱口福了。君平是一个十分好吃的人，但也不是那种一心徒求口腹之乐的吃客，他极讲究经济实惠。将近五年多的战争，使得国内物资匮乏。不论品质的优劣，生活用品的价格一律上涨到公定的限价。根本谈不到什么商业信用了。显然，这是由于不少商家在趁战时的畸形景气从事投机倒把，一方面也由于人们表面实在太旺盛的购买力的缘故。

面包和汤端上来了。正在朝窗外眺望、吸着纸烟的君平，放在烟灰缸上，又把白脱各半分开。已是五月梢的日子，空气里湿漉漉的，

天气还很冷，他的鼻管和气管素来不好，这就禁不住打起喷嚏来。于是顺手去拿餐桌上的拭纸擦擦口鼻。又把面包撕碎。说：“今年别弄得不好来个荒年咧！”

银子仍然不失为性格单纯而质朴的女子，似乎从来也不会作杞人之忧。尽管出身贫寒，从小坚强；也尽管情绪有时会忽然会变得很急躁、很坏，但是锁着双眉、整天价发愁的事，却绝对没有过。无论心里怎样不痛快，从生性劳碌的君平眼里看来，她仍然是个挺开朗的人。纵然不能说完全没有阴郁的一面，但懊悔过去，悲叹现在之类的情况，也从来没有。她每天爱看报。君平往往为时事的发展而疑虑重重，抱着对现实暂时否定的态度。她却相反，就连自己的行业，不时遭到官府的掣肘，也不敢叫苦。

“幕府末年，不也闹过连续两年的大灾荒吗？也是冷得六月天还穿夹袄哪！”

下一道菜还未端来。君平朝窗外望望，在热闹的银座大街上，忽见三辆人力车和一辆汽车正要齐头穿过，却一下子阻住在街口，等驶过街口时，跟着又开来一辆，像风一样飞过街去。

2

不消说，车子不只两、三辆。西餐馆开堂的时间，下午五时起也正是准许游乐场所开始接客的时间。现在快六点了，车辆直象潮涌一般，后浪推前浪，三辆五辆，不一会就是数十辆挤成一团，搞得水泄不通。这本不是今天才有的特殊现象，但是君平由于在就餐前后临窗外望，看得时间久了，却在眼帘里发生一种对时局感到异样的感觉，这也是很自然的。

这儿大概是明治时代的新文化发祥地，而且是中心地带；在君平

的少年时期，马路上已经铺砌砖块，马车则在铁轨上行驶，差不多所有的报馆都开设在这地区，高唱着自由民权。洋货店、西服店、西餐馆和西式糕点店之类大概也以这儿开风气之先。这家资生堂的前身，本来是以卖化妆品为主：当时仅是地面的隙地，由几个男性侍应员，穿着条纹棉衣，扎起宽衣袖卖些茶水；楼上则兼设有小小的“风月”馆，供应法国式大菜，侍应员也作同样打扮，顾客大都是公司职员。至于尾张街的街角上，出六爵名“狮”的咖啡店，雇用七名女侍应员，都很年轻漂亮，以接待庆应大学的公子哥儿以及别的贵族少爷们，则还是不挺远以前才有的事。这期间，街上已经敷设电车道，跟各区的交通更加方便，本来野草丛生的丸之内旷场，转眼变成了闹市区，而且，高楼栉比。随着日俄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欧西文明的东渐，更使这个大都会的面貌日新月异，在银座就出现了供应咖啡和糕点雅室，劝工场的楼上也出现了不售舞票的最时新的舞厅，跟着，各大百货公司都增设了屋顶游艺场，终于转使其他各街区的市面渐趋冷落起来。这自然是由于银座那些游乐场所，把许多市民们吸引了去的缘故吧。

集中在后街这儿的各式游乐场所的娘们儿，也不能不受时代的影响，本来固有的种种已够考究的日本发式和服饰风尚，也被世界大战以后盛极一时的西洋服饰和烫发之风所排挤；只有艺妓们除外，依然梳着高高的发髻，穿着博袖长袍，她们在白天的银座街上走过，不免令人觉得十分可笑，甚至有时代错误之感。不过话要说回来，艺妓这行当，究竟是在明治时代的财权和政权之下培育成长的宠儿，它的存在是根深蒂固的；有时连外国人都把它跟富士山、樱花和歌舞妓等一同视为日本的名物，十分赞赏。所以在当今军需景气全国泛滥，“日本趣味”朝野风行之时，遇到上层阶级大张宴席的时候，就少不了她

们。即使此风未必持久不衰，但当前之能够重返旧日的盛况，看来跟日本的社会组织和国情是分不开关系的。

“今晚好象在‘蜻蜓’那边有大宴会哩。”君平边用匙子调咖啡边对银子低声说。

性格很直的银子，没给回答什么。对她说来，她更关心的是其它一些琐事。她一心注意着那些坐在车里的骄矜的妇女们的服饰：那是什么料子，什么颜色和式样？因她是艺妓馆主，尽管馆子设在偏街，尽管平时自己并不讲究打扮，但对馆里姑娘们的伴座服饰是很肯花钱的，而且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差不多一切听任绸布店代庖，不象有些同业整天精打细算，非掏便宜货不办，甚至把旧货改制改染一下充数。自然，这并不是说银子自己对此懒得动脑筋，事实上她对姑娘们的服饰，从来不马虎。

“我们这条街，姑娘们出堂差真不方便。”君平嘟哝着说，怅惘地眺望着暮色苍茫的街景。

3

现在君平每回走进这样华贵的大饭馆，总有点内疚。原来十多年前，他在四十岁上下的时候，也有过一段非常潦倒的时期。那时不是整天地泡在咖啡店里不走（当时还是咖啡店全盛期），追求着霓虹灯光，便喝多了，去坐京滨铁道的火车兜风，甚至一直坐到本牧去跳舞。那期间，他手头还剩有一些岳家给的轮船公司股票之类的余资可供挥霍；现在的境况，可不能同日而语了。回想起来，简直象做了一场恶梦。想吧，从不生产，好象脱缰之马一样自暴自弃，日夜过着放荡生活，忘了自己本性。酒醒时则有一阵阵恶寒从背脊透过，耳闻旧日妓女们的消息，则惭愧得无地自容。这么地喝呀，玩呀，事实上肯

定会是很有趣的吗！尤其在雨夜更深之时，想起留在岳家的两个孩子，内心的痛苦更直象受着荆棘的鞭挞，常常悲不自胜在枕上垂泪。然而，这是由于冷酷刻薄的岳家所引起的激情，促使他温和的性格越出轨道，才落到这种地步。

如今则梦醒囊空。其实，要是临了不去胡搞什么股票买卖，至少新婚当年岳家为他造的那住宅，也许不会转手。

现时国家情势大变，过去由于国库漫无节制的支出，以致财政发生困难。虽然当朝政治家们高叫着紧缩，实行极度削减国防费用，而经济界却随之趋于萧条。君平是出校门以后就在地方厅找到了职业的，因而平时多少还算关心政治，并留会议会和舆论界的动向。但他个人的生活兴趣并不在此；而且不久，为了处理选举等事务跟有浓厚政党偏见的上官发生矛盾后，终于辞了职。从此视官场为畏途，改入报馆的政治部工作，可也因为本性刚直，不胜人事周旋之烦，没几天又出来了。接着，经过一位老世交的说服和怂恿，总算进了某纸业公司做事，但仍然感觉不合己意，一直想去。他的这种漫不知足，心猿意马的脾气，使得那住在乡下的老母亲为他伤透脑筋，她老人家只得再托那世交的汉学家，也就是君平的父亲的诗文弟子，从旁委婉地规劝，这才令他不好意思，下定决心在公司里呆下去。这就是后来他跟三村家的三女结婚的由来，也就是入赘三村家的由来。原来公司的经理是三村的小女婿。

但是，对君平来说，置身三村家那样复杂的环境里，内心并不感到愉快，也不值得感激。本来他的祖、父两代是汉学家，赋有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气质，家庭里充满明哲保身和独善主义的儒家气氛。但到君平的青少年时期，已是明治中叶进步潮流风涌澎湃的时期，这对他影响很大，从而在思想上植下了叛逆的倾向，一心想从旧的环境和命

运里解脱出来。可是从学校毕业，在官厅里做事以后，接触到现实情况，眼见上官和同僚们都是习尚虚伪阿谀之辈，对待一切无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从而又不能不使他对人生世事感到了幻灭。幻灭是幻灭，然而入世愈深，阅历就越丰富，同时也使他终于懂得了所谓人生是什么，学得了所谓处世之道；于是磨去棱角，站稳脚跟，接受了入赘的条件，和三村小姐结了婚。谁知这一下，竟成了千古之恨！

4

这里是不卖酒的，若不喝一点，总嫌有所未足。其实，他近来并不苛求物质生活方面怎样，一切都可将就过去，既然酒在市上成了奇货，对他并不碍事；况且他心脏不好，不喝也罢。在精神方面，他已习惯于玩世不恭，这都是入赘后养成的，所以也就不再有什么野心。说他在自嘲愚庸吧，却没有多深的感情。只是跟女孩子们浑浑噩噩地厮混在一起，让生命一天天的消逝掉罢了。有时怵于自己的颓唐，曾打算振作起来，索性想去满洲干一番，况且那边有任要职的老同学。可是他却没有一点自信，去干什么呢？能够干些什么呢？而且平日做事，不够机智，即使去了，恐怕也办不了什么。要想挽回年过四十的蹉跎啊，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两鬓已斑，到那里也不会受到欢迎的。

两人一起站起来，立刻就有另外两位顾客来到座旁。看来象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母女俩。女儿年纪十六七，穿着很随便的西式衣服，体态矫健，手上提着盛商品的纸盒子。君平对于她那丰润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容姿楞眼看了看，便把椅子含笑地让给了她。他每在银座一带看见年轻的姑娘时，便会想起自己的女儿加世子，不由得黯然而神伤。今天也不例外。有一次，看见一群似乎是从同学会归来的姑娘，个个

穿着漂亮的衣服，十分快乐地陆续走进横胡同里卖豆酱汤什么的铺子，他猜想可能加世子也在里面，就把脸故意歪了开去。他知道，在加世子少女的纯洁内心里，一定很憎恶她的父亲。同时，看来银子对加世子也不会有好感。因此，他从来不在银子面前提起自己的女儿。其实相反，银子心里却很想见见这已长大成人的加世子。

“这不挺好吗？加世子既然过得没什不满足。”

一提到加世子，君平老象吃了人家一记闷棍，感到无地自容。但在银子说这话，却正是为了想要安慰他；不过，这种以自己之心度人之腹的善意，乃是一个从苦难中成长的女子所常有的偏见罢了。

走下楼后，见到大厅里灯火辉煌，人头济济，个个喜形于色。君平无意识地想看看其中有无相识的人，就把视线四下扫了一下，却发觉这里的顾客全不象往日的了，他们身上都显露出一种无所顾虑的时代泼辣色调。

“怎么样，去前线座看电影吧？”银子是影迷，请求地说。她平日从上午九点到夜间十一点几乎都得大门边的三铺席小室里看家。有时，整天在那里耽读《与风同逝》呀、《大地》呀、《居里夫人》之类的小说，素来既不爱看戏剧，也不爱逛百货公司。戏台上反正老是那几个熟脸孔的老演员，外加演出的节奏拖拖沓沓，令人可以睡觉；再者去戏院的交通也不方便，往往乘兴而去，败兴而归，实在犯不着。自从十五六岁住在商业区的时代起，她连身上的衣着装饰都随随便便，从不经意，但看电影是她唯一的兴趣。君平为了打发生活中无聊，也经常跟她一同上日比谷、邦乐座或大胜馆等去看看首轮片。但看时当场随看随忘，片中的演员出没和前后情节全连贯不起来；有些片子简直看也看不懂，得由银子给他作解说。

“暖，时间已晚了。”

“是吗，那么快些回家洗澡吧。”

银子本是微胖的小个儿，这几年更加发胖，体重已达百磅以上，所以不爱步行。有一回去奈良旅行，走得乏了，竟不管三七二十一，往青草地上坐坐再说。

银子边走边雇车子，边还价，可是没有成功，只好坐电车回去。不过，君平真的有些腻烦坐这里各条线路的电车了。

5

银子的房子，坐落在离电车路相当远的半边街上。君平不时跟银子在街上来去，附近的人们就对他渐渐熟悉起来。娘儿们向他迎面走过时，向他打个招呼，是经常的。他可大抵没觉察，不加理会。这种情况在近来虽比初来时好了些，但这儿并不是他的家，仍然感觉自己是寄人篱下。银子在经营这艺妓馆以前，也曾经在这条街一直朝里面的君平家里经过一段时间。那时因他家里有孩子，使她觉得处境为难，常常叹苦说：“我该怎么才好呢！”君平眼看这种情况，虽然心里着急，却没有任何办法。就是这样，她才下定决心自力更生，出来办馆子的。好在从小离开家庭，尽尝艰辛，练就了一副富有随机应变能屈能伸的特性。按说她这种人从泥坑跳出来的人，已经洞悉它的表里，对它怀着疾恶痛绝的心情，怎么倒愿意去走那回头路呢？这是因为既是过来人，除此之外，走其他路已是不可能的缘故。

“这回你自己决定来开一家试试怎么样？这么老鬼混也不是办法。”

母亲一提，银子只好同意了。于是，尽自己手头之所有，加上母亲的私蓄，全部用来向联营处买了股权，开设了这艺妓馆。这原是她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事。说到钱，凡是知道银子品性和能耐的人，有

的是只要她去微微鞠个躬，是或多或少也肯通融的。例如一些少有积蓄的饭馆或雅叙馆的女佣等等。不过这种女佣中，有的是靠放印子钱吃肥；对这种人来说，银子倒是无论如何困难也不愿去低头的。总之，先在小胡同里租间屋子，自个儿干起来再说吧。就这样，在母亲和妹妹的帮助下，一下子就宣告开业了。结果倒出人意料地取得了各方面的帮助。

“呵，这样很容易办了。”联营处的伙计很会心地这么说。银子自己也感到很有兴致。“大致说来，当你脱离安本馆跟人同居那时候，就该这么办的。我曾猜想，大概在筹备了吧。哪知道，后来听说你竟搬到公寓去住了。正在为你感到惋惜呢。”

这位伙计说过，另一位接着说：“这还有可说，以前在有孩子的人家住，那才不是办法。听说三村先生连屋子都抵押了？”

回想起那最难过的一年，银子自己也感到伤心，确实是象做了一场恶梦。她没有从以前四年的从良生活里吸取教训，和木元破裂才两三年，还竟然怀着幻想，以为终身寄托办法就是从良，以致重蹈这次的复辙，想想真是太傻了。

“我原来想跟有孩子的人也没有什么关系，可并不好办。”

原来，她并没有青楼中一般人的习气，当时的加世子对后母也就很亲昵。凡此种种，在旁人眼中看来，反而恰好成了对小女孩的侮辱。还有更难对付的人，那就是君平亡妻的那位老阿姐。这位大姑奶的威势，就连女佣人也是畏她如虎，由此可她多厉害。

然而，银子跟君平的关系一直未中断。她在自设艺妓馆不久的一天就来看望他，既是为了想把情况告诉他一下，也为了拿回遗忘在那里的绸方巾和洋伞等东西。这时君平正犯感冒躺在床上，看起来神色黯然，须发蓬乱，眼窝深陷。同时，从君平看来，银子的脸色也不太

好，可能是昨晚喝多了酒。

“这样很好，找个什么好对象吧。”君平这样说，并没有奚落的意思。

6

最近在政府的严格统制下，这一带比起一般市街更安静了。各艺妓馆敲过十点就得打烊，时隐时现的弦歌声立刻中止，就连悬挂在檐前的昏暗的春日灯笼和门灯也都当即熄灭，整条街变得一片漆黑，真同防空演习的夜晚一样。大伙一阵忙乱以后，到了十二点钟，柏油路上就罕见行人了；只偶有喝得醉烂如泥的绅士，到处乱闯。灯红酒绿的花国情调，一丝也不剩了。

从前在那广阔的道路前面，是一片约莫四千平方米的空地，远在没有被联营处买下之前，政府还未批准这片游乐园，空地上有一家大的印刷厂，承印着学校的教科书。嘎打嘎打，单调而沉闷的机器声，不厌其烦地响着，就近一带过着夜生活而疲惫不堪的娘儿们，多少想短觉也不得安枕，这自不必说了，就连附近的邻人也无不被这声音弄得昏头昏脑，表情麻木。就在这工厂附近，有一块好象是临时的空地，经过当地一位有名的国会议员的数年奔走，才算获政府批准，粗粗施了些土木工程，创办了所谓三业游乐区。开始时规模不大，设备不全，可是在日俄战争期间，随着飞速发展的岛内经济和迅速扩张的城市发展，就慢慢地繁荣起来。目下，这儿甚至还有当年自己提着三弦箱在各处卖唱卖艺的老艺妓活着哩。那时的君平租住在客寓中，在散步途中，往往要走过这儿。你想，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脑子里总弄不清楚“雅叙”是什么意思，心里犯痒？他还隐约记得这里从前是马场，眼前全是长着昌蒲之类杂草的水洼子。在这附近有过伴作卖酒

或卖玩具的娼家。那名叫一叶的小说家，在这安享晚年。他读过她的作品，其中那篇取材于铭酒店的《浊江》抒情杰作，就是距当时十年前的中日战争稍后的年代写的。后来这种酒店，有的也加入了创始期的“三业”。空地边上运货马车房的姑娘有时也去充当临时艺妓。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那家印刷厂打算安装从外国进口的新机器，可是依照工厂法，这地区已经不准许装置，于是另在其他新市街择地安置了标准的新式设备，迁过去了。原有地皮就此空了出来，长期困扰邻近居民的苦恼总算就此获得解除了。后来地皮的一半以相当的代价让给游乐区使用；另一半辟为游园地，连日把地锄平，垃圾清除，并在一角上竖起旗杆。周围的树木也渐渐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出征壮丁的欢送会，阵亡烈士追悼会，以及消防训练和处置烧夷弹的演习屡屡在这里举行。

现在晚上路过这里时，从树隙眺望那灯火通明的成排的画楼绣阁时，那纸窗背后的冶游儿和姐儿们的阴影，那掬着乐器来去匆忙的箱丁，那踩着碎步姑娘们的优美丰姿——一切都像正在上演的舞台，既有美丽的布景，也有筑在观客池子里在那上面亮相的“花道”。

银子的屋子很小，楼上的环境倒是比较宽敞，不过值此暮春时节，极目窗外，只见霏雨霏霏，杨柳似雾；而残樱透黄，片片落英不禁勾起人们的阵阵哀思，无限愁怅。这幢房子是早年古旧建筑，面积不过三十平方米光景。但呆久了，屋里添置的各色物品越来越多，壁橱和天棚也被塞得满满的。君平的矮桌椅挤在衣柜和搁橱之间，书箱则跟几只木衣箱和柳条包一起堆放在屋檐下；大鼓和手鼓又放在它们的上面。不言而喻，他早已不用矮桌，打那年受老友之托，化了一个暑期干完汉文的订正工作，之后，就很少握笔了。

银子来到自家门前，暂时站住，看了一下屋中动静。

因每当她不在家的时候，妞儿们老是只顾玩皮吵闹，得瞧一瞧她这会儿在胡闹些什么。

7

一个新近才开始卖艺的个子不高的姑娘，正忙着出堂差，由一个比她大两岁（户籍上少报了好几岁），派在厨房里干活的大个儿姑娘帮助她打点停当以后，大家依依不舍，却发觉阿妈回来了。银子一看，只有养女晴弥和已有五年卖艺生涯的君丸姑娘不在家，其余的全聚集在那狭窄的拥有六个铺席的屋子里。一个十三岁的女孩，迅速地替银子和君平收拾好木屐，又替出堂差的姑娘折叠好换下的便衣。这女孩很有潜力，银子期望她将来会很有出息。

在开馆开始的四五年里，银子老是上荐头行的当。有一个姑娘，银子看她人品不错，便忘了手头紧，匆匆订约接受了下来。那知做了几个月，这孩子却害起感冒来，说是感冒，可咳得好厉害，夜间出冷汗；表面上看身体健康，肌肉丰满，肤色暂白，可是头发泛红，瞳仁泛蓝，好象西方人似的，而口鼻线条显明，又似雕塑，显然害的是肺病，结果只好依从医生的劝告，让她回家完事。又有一个，是由于银子开始自营这行业，感到熟手不够，希望有个能帮助管教馆里女孩的人，乃由田村町的“常磐津”教师推荐她进来，说是曾跑过乌森等好几处码头，比银子还长两岁，也是外表上勉强过得去，事后才知道她性格怪僻；外加害着皮肤病，通年伴她上各处医院医治，全不见效，睫毛和眉毛都脱了。又有一个，模样儿虽说不上怎么样，身体可挺棒，想想这总靠得住了吧，不料本人靠得住，而爹娘却是捡垃圾的不算，且脾气不好，三天两日来要钱，坐着不走……除了以上之外。银子还受外面各种人物的欺诈：不是地痞流氓来条子叫堂差，就是吸血

鬼上门向姑娘们敲诈；象她这么一个弱女子怎么对付得了？这时，也只好请君平下楼来抵挡，而他遇上这些无赖，也是动不动要吃大亏。

“干这生意太受罪啦！”君平说。

“是呀，洗手吧。”银子回答。

“不，你还是干下去。在困境里成长的人，只能在困难中做下去。干你这一行的，日后发迹不就行了吗？”

“虽然如此，可是人们都说，与其让姑娘们受连累，倒不如自个儿单干的好。所以有的好心的大姐就不愿收姑娘，独自一个人撑着。有的收姑娘吃了荐头行的亏，干上一两年也就停歇。可话又得说回来，靠姑娘挣钱，一开头就干得一路顺风的也不乏其人。”

但是除非有大靠山，还是先从小规模打基础的好。什么事都一样，虽然有本钱，也往往要蚀了老本，才真正懂得其中味道滋味。

总之，银子已从不少同行的做法里和自己的苦痛经历中得出结论：以后收留姑娘，决定采取带艺徒的方针。先收一两个试试，顺手的话，再从跟父亲比较有情面的下层社会去物色，只要身体健康，接受长相一般的姑娘也未尝不可。

“你怎么能这么说？”君平说。他希望个个漂亮才行。

“有什么不行！照样会有出息的哩。”银子回答说。于是举出几个实例来证明。接着说：“所以说，这营生得碰运气。先下来试上一年，要是不行，就让做些厨下的事也使得；况且馆里的姑娘全都整天忙得没有空闲时间，同样可以让她们充数地去临时应差。”

当然，女孩子并不是模样儿好看就一定要有出息的。尽管艺妓馆的营生主要是靠出卖色相维持，但是要想走红，姑娘如果没有脑筋，还得靠毅力。

银子看看小黑板上的记录；四处打听：谁上哪里了，谁是什么时候出去的……。正当这时，外面又来要一个去侍应的女孩，这女孩把头脚打点一下，就出堂差了。她走后，大伙把屋子收拾收拾，有的搬饭桌，有的摆碗盏，七手八脚地忙活了一阵，就到了吃饭时间。唧唧喳喳地边吃边说话，十分热闹。

对有的女孩来说，所吃的饭菜算得上是豪华的宴席。因为银子对当年自己在别人馆子里作姑娘时饿的痛苦记忆犹新，所以她的作风是：哪怕是再普通的饭菜，总得让大伙们吃饱。甚至遇有年长的姑娘在外面伴座时，吩咐送外卖，说明是孝敬“大姐”的，虽然对孩子们来说吃这菜肴是太讲究了一点，她也没有丝毫婉惜地说，“大伙吃吧！”顺手把菜推到饭桌中央。正是因为如此，一个刚来时面色苍白，好象饿狼般贪嘴的女孩子，呆了个把月之后，也就不那么象先前吃饭那样了。说起来，各人命运不同，象住在小松川、四颗树和砂村近郊一带的孩子，上学时不带饭盒，学校里会发给面包和白脱代饭。至于就近这一带街上的学校，就没这种待遇。例如，最近有一个才出去侍应的女孩子，以前在学时，每到中午就常常假装回家吃饭，但实际上，是饿着肚子在外面兜风。又有一个女孩子，说是从前曾有几天没吃好，一旦手上捧着热饭，闻到饭香，简直兴奋得忘乎所以。这女孩子跟还有两个小艺徒都是家住市川，平日主要靠拿兵营里的残羹冷炙充饥，家里孩子多，总是括着饭桶底的楂子让小弟妹多吃些，自己只吃三两个数。馆里这些女孩子们只要一提各自的过去，立刻便会谈及各种活剧，心坎里互起共鸣，淌着眼泪，捧腹大笑不止。更不用说是银子，也有相似的经历。她现在通常跟爱吃食的同桌吃饭，但也往往

跟女孩子们一起坐在脱了漆的食桌边上就些与市咸茄子之类下饭，将就吃些茶泡饭完事。她已经不是要人家饭的时代那样饭前总得合掌默祷，同时也彻底地改变了自己在做姑娘时在所难免的形成的一些轻浮习气，尽管孩子们笑闹，她总是既不多嘴也不东张西望地默然而沉重的坐着。

经济萧条时，特别是最近，统制政策的琐碎和苛刻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得到了反映。艺妓馆的经营也越来越严格地受到掣肘。严厉的户口管理，更是让常人难以理解。银子账台里的帐册也逐渐增多。这是因为要防备提供警官们不时来检查；再则也为了要记录清楚姑娘们的一切收支账项。她应孩子们家长的请求，除按各孩子的收入额发给本人一成五到二成以外，不允许多借，以免加重她们的债务。所以除登载每一姑娘每天出堂差的次数和地点的几本册子之外又置备了好几本分别记载女孩们和馆主每天应得数额等等和供警局查看的簿子。每天记这么硬多帐务，银子当然不能完全依靠平时讨厌办这事的君平去办，她要自己清楚而详尽地记录馆主本身的收付部分。而总帐的结算总是不够清楚，大部分原因是由于君平的粗心和疏漏所致。因为他除了讨厌给人家写信之外，最厌倦的事就是接触这行业里女孩子的金钱问题。

吃饭的官服中，孩子们把银子不在家时发生的事情——想出来，如实汇报给她。

“还有，妈，我把罐子弄打了。对不起！”干厨房活的女孩，看有机会说话，就说。

“还有，有人给三村先生写信……”

按习惯，孩子们应称君平为“阿爹”，可他不喜欢这样称呼，所以大伙都叫他三村先生。